

通志堂經解

DE 12
141
967





論語朱子集注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襄公三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
 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
 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秋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
 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

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
 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荅子路
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
 二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
 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為闕里
 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
 以諸儒問辯間又斷之以己意會粹詳采擇精誠後學
 所願見者已鉅之梓為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
 庭間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
 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
 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
 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
 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為大全不惟
 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

之皆曰自吾建學始庶知沿流而溯源夫豈小補云乎
哉咸寧九年至日後學迪功郎建泠掾劉才之謹序

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繇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

往亦不果

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時語而

通志堂

記有異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月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案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

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

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

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

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

弟子顏曰最賢早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

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

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

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編卷第一

學而第一

朱子曰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
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己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
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
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知而不愠者逆而
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己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
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
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學則無
以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為人之事固不足以謂之人矣然學矣而

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燥生澀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油然而悅憚之味雖留秦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若何而可樂邪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夫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我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嘗以是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然吾之善未充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以告之亦將不吾顧矣惟其有以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觀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不暇蓋近者既至而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諸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間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益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帶人之情人不知而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爲己而已初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負不動也今也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介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哉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樂孰能之哉

間也且洒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之所宜先者而大學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爲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夫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最爲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南軒曰人有所當知有所當能皆天理也惟夫人未之知能也則貴於學焉學之爲言效也效夫善而勉之於己也學貴於時習者重復溫繹其所已知已能者也蓋不習不時則其趣不熟其守不固荒踈危殆雖暫得之亦且失之矣惟夫學焉而時習之則浹洽貫通其說有不可既焉有朋自遠方來志同者應講習相資其樂孰尚樂之義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之不知亦不愠也蓋爲仁由己亦豈與於知不知乎○案二先生釋朋來而樂之義不同嘗參之詳說曰學既有得同類之人自遠而至己之所得有以及於人者廣人之所得有以裕於己者多則不但中心自說而已則朱子初說亦取人已相資之意而卒從程說者蓋已之學僅有得焉能使同類之遠至必其善可以及人然後從之者多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有子曰

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集義明道先生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或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本神曰仁則愛之理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

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惟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以知仁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與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邪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嘗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為之亦有本邪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敬乎親則為禮之本其知乎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乎此者則為信之本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耳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引程子云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親親

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
 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
 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為
 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
 類是也○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
 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
 以為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
 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
 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
 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
 所以為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
 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
 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
 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
 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
 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
 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
 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
 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
 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豈有二事

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
 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卒無至當之論自
 在子一為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
 合以極其指歸使天命人心之奧聖賢典訓之微一旦燦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

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或問辭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為己為
 人之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為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
 為人而求其悅己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仁○南軒曰此
 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為鮮矣仁或曰君子之於言
 色未嘗有所苟也則如何曰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
 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
 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
 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

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或問程子所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發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信之為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則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存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信言語之發循其物之本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問未為人謀未交友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雞鳴為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為已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

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子夏曰賢賢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蓋不外是也 ○子曰

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惟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者舊矣○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于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子曰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

學亦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主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鄉者人心也若夫忠信豈復有物乎○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非之受仰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為義不出於忠信則義必曲於矯

允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積沫以為之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愚案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南軒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己者曾己之不如則情志而害德矣過勿憚改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

不越於是矣。○愚案成湯之聖猶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為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

歸厚矣

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

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

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

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顯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于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

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愚謂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節限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或問此章之指猶有可取者乎曰晁氏洪氏之說亦善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不足觀矣曰所取尹游之說何也曰尹氏得其用心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不盡者乎曰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其所遇

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

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

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其必宜

改則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道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

忍遷就於理義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常聞之師曰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

每每如此則駸駸然所失多矣若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

遷就之云乎此言足以徵學者用心之微矣○南軒曰舊說為父在能觀其志而

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擬述之此說文理為順○案二先生之說不同姑兩存之○案

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

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

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

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故魏顆從治命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是亦不可不知也 ○有子

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

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

豪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或問禮之有和何也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者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黃直卿云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三爵言言三爵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先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方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已離却禮

○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到和處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會職事茶事薛曰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須得如此龜山曰以此打不過處便見得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之有節處便是樂之禮○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便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南軒曰禮主乎敬而其

用則以和然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也禮樂相須而成故禮必以和為貴禮樂分而言之則為體為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也

○有子曰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或問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可踐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邪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言而得之也今不察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其直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慢欺偽之萌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為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遠其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為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奉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萌之前所謂言必

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敬者也豈使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何也曰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已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人欲有所從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不失其所親而後亦可以為宗主也○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相揖却去拜他便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可恥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一般人求薦我合下須知得他如何便當謹所擇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出悔吝○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入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他○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淵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癩疽瘡瘰則是不可親之人○愚案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結昏姻之屬皆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

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學者先

須有根本方有可求正者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於言行則敬而謹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豪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其為就正一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

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實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詩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

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南軒曰諂驕皆惡也無諂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非致知力行所造日深者無此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

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尊頌駉

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

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言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程子云：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又曰：思無邪，是表裏皆無豪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一，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止也。○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巳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木，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足言矣。○程子曰：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

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即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二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然或者又以天命為窮達之命，則所知云者，又若別有所屬也。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問云：先生曰：上蔡云：性之所自來，理之所自出，此兩句甚好。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太極圖便是發明此理。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舊見李先

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此箇道理，大則包於乾坤，擊提造化，細則入豪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這周到底是何物。○問：知天命與不知命之命，為如何？曰：不同。知天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

通志堂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

通志堂

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志是心之深處，如今學

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學。如果能志于學，自佳不得。

○孟懿子問

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

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武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其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警言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淳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先儒之說曰：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說亦善。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烏乎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只得說燕私，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有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之所不知，雖在眾中

便是獨也。○問亦足以發，莫是亦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言，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用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比其足以發，非夫子之言也。○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言體其機，乃能通曉耳。○問：默識心融，如可曰：融如消融相似，融如雪之在湯，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會中，如何發得出來，如人飲食不消化，如何能滋益體膚，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辭，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說出來。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由，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或問云：云曰：故者，昔之所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亦

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終有窮盡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唯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思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也矣○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温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之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子

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南軒曰器者拘於一物凡人事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器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不亦君子乎○子貢

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之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發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為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夫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

周普遍也此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以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憂樂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南軒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則不周天理不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故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南軒曰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工若此內外進矣○問云云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亦是學須思量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又不倚所做事○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列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曰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

排但當反經而已者如何朱子曰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無涯之辨固所以自蔽然熟視異端之害而不言以正之則亦何以祛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不可不辨觀孟子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知矣○或問諸說如何張子謂孔子不闢異端其攷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未有以見其為誰氏如以楊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悖德悖禮之訓固以深闢之楊氏之無君則潔身亂倫之戒又以深闢之矣○愚案孔子之言必非為楊墨發然此兩言實深中二氏之病此義明則楊墨之禍自息矣

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

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吾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不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則不知者亦將終之知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然苟以不知為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黃氏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愚暗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其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執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閑顏則無此問矣○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欲為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南軒曰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

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思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南軒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

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

輓其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輓音川○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案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一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于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曰祀典自天子至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

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問見義

鬼神若於非當祭而祭既無其理何事之有原其心之所萌不過為諂而已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十所以為無勇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亦是見得未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問云云莫是連上句否曰不須連上句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有問非鬼而祭章荅曰鬼神之理雖非始與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

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古祇字也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文集

論語集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

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釐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以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

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

○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

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問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禮樂何禮樂須是中 和溫厚底人方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關安得為之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問游氏之說則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子所謂無序不和則主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在我者既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間其如禮樂何先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以時方遠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易去聲○

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

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坏飲為之簋簠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黃氏曰夫子於禮但言從周未見其從質也今乃以儉與戚為可尚何也聖人因俗之弊感於之意而為是言也然其辭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則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

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

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

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南軒曰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

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

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學禮苟無其實理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因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

無其素則何約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為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能默會於意言之外矣 ○子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

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

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

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祭外神也祭先主於

孝主神主於敬朱子曰此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〇又記孔子

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〇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〇王孫賈

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

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竈者五祀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屋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 子曰不然獲罪於

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道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也〇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〇愚謂聖人道大德洪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明人弟子則或峻其辭以規儆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未亨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豪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王孫賈衛之權臣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儆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止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 ○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〇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〇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秦鄒側留反〇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

命語集解卷二

通志堂

平○幸

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

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朝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朝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

告廟請而行之餼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吾愛

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朝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

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

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案鄉黨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足踐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日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雖違眾吾從下凡此皆所謂事君之禮 ○定公問君

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南軒曰使臣以禮如所謂敬大臣體羣 ○子曰關

雝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雝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

也關雝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雝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又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穆彩

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

貌寧我又言周所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

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

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寧我不知

而妄對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子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

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

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

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

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

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

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

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

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

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

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

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

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

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

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

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

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

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宮而商自

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

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通志堂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
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堂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之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

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
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

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
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者而觀其所
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
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

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謝氏曰孟子因擇術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為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為美言人以居仁為美也人以居仁為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乃利仁之事然處之之久則將安之矣○愚案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子曰不仁者不可以

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

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嘗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自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厚篤實義理自然充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智者即有是非而取

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不知有仁如帶之忘嘗足之忘履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違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或問或以

惡字為去聲為志於仁無所妨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為

貪無惡之美名。夫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之矣。然此又有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忻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

得已而惡之是亦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歟。○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

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志而泛泛不切則未必不為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

之長存乎此。則何惡之有。○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若

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南軒曰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

去蓋其欲惡有大於富貴。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

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

但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

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仁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原有此仁而自離去之

也。上聲。非。○富貴貧賤方是就粗處說。終食不違以後方說得細密。然不先立得

粗底根脚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於貧賤不去

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更說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好禮。○愚案此章當作

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

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得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粗底工夫作根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無詭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參攷而熟玩也○又曰心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

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

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 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

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

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天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或問無以尚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之物未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為仁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嗟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問好仁者不幾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曰此心散漫放肆一聳動時便在這裏雖曰用力却不故用力○問集注云云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志如大將指揮一出三軍皆隨若能立志氣皆由我便人之所以萎荏柔弱只是志不立志氣便生若真個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為美又援呂氏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猶在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惡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不仁者也○南軒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覆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愚案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猶未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

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叛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其血脉猶是從仁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從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事上差錯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夫聖人之本意矣禮記與人聞過之言說得大巧失於迫切○問南軒章齊記以黨為偏其說以為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以為然○愚案語說今本與朱子集注略同又答學者問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此夫過於薄甚至於為伎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意不至渺茫恍惚矣詳此

則章齊記之云非其定論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迫○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

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取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者轉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敬之耳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實理義重於生與人之所以為人者為說其言亦深切矣○南軒曰所謂聞道者蓋涵養體察積習精深而自得於實理非若異端驚怪恍惚超詣直入之論也○案集義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苟有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見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也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又曰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程子之說如此未子所取其略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愚謂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嘗云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粗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或問恥惡衣惡食其未免於求飽求安之

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猶有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飽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出諸戶者其識見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道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南軒曰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者人之正路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存於中而形於外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非窮理之明克己之至者不能及此若夫異端之學則初欲為無適莫而不知有義存焉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其無適無莫者乃所以為有適有莫而卒墮於一偏也○黃氏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之類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己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知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於絕四之地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君子小人安知不以位言邪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又問懷刑之說以為惡不善何也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之謂耳○南軒曰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

何

遜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

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

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通志堂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忠是一箇忠做得百千萬般簡恕出來○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仁義亦得蓋仁是體統義是分別○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心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棄之○曾子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曰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曰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在學者言之則忠

近誠恕近仁○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之以及物亦是一貫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學者用力○動以天之日只是自然○問忠是竭盡中心無一毫私心不盡恕是推中心之所欲以與人所欲不以與人曰是如此○夫子所以告曾子無他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之上故名之曰忠○忠恕本末只是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之不慢於我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於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用箇無作為底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聖人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己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譬如一泓水聖人是自然流出灌溉萬物其他須是推出來灌溉○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是勉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學者之忠恕○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萬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

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當於道者一箇自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問如心為恕曰如此也。此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意思便有天地草木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大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曾子平日功用得九分九釐都見得了只爭得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各是一箇理既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不得不以為二然其所以為忠恕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待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一列但以體用之殊耳。○問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南軒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該雖內外本末隱顯之致各有其分然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故程子曰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末梢皆一貫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耳曾子蓋默識之故答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為言可見曾子自得之

深也夫忠為體恕為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又孔子之告子貢亦曰子一以貫之正文見後篇今以先儒注釋之語附此庶互相發云朱子曰一貫說見前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云云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必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理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眾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臆度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是以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謝氏謂如天於衆形非物物而雕刻之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又曰曾子是事實

上做出子貢是就識見上得看來曾子從實處見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曾子是就原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南軒曰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告以子一以貫之使極夫體之所該用之所宗不至泛而無統也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也○問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怒乎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怒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怒矣某謂二先生之言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怒蓋已發者也南軒答曰明道之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怒用也體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未嘗不具也以此愚玩味則見伊川言尤有功處侯子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愚案學者或有以一貫萬為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己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為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曰以一貫之斯得之矣○又曰此亦孔門傳授心法與告顏子克己復禮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欲○程子曰君子者人情之所欲○

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或問喻字之義曰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邪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各隨人之所見邪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醉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為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履之害自義言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義利猶首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利一截義處更不問蓋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只管計較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君子只知得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如何○問云云曰這只就眼前看只如做官須是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合如此自小人為之只道如此做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他氣質中有許多汗穢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唯其篤好是以深喻亦得曰陸子靜說正如此案陸氏自鹿洞講義曰此章以義利

判君子小人辭言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愚案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案朱子曰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非反○思者所當知

齊者翼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子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

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與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

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內則曰親在堂不易方復不過時

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南軒曰君子以行不逮言為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輕則勉於躬行者為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

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

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夫敏與訥雖

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須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南軒曰德立於已則眾善從之其為不孤蓋理之必然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

也語其至則天下歸仁亦是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

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編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三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攷而夫子稱其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

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治長雖在縲

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縡又名括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

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

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

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通志堂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馬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入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

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知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日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案史記子賤為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

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南軒曰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案前篇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黃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

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顧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而不通耳惟夫格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體無所不具而措之於用宜其無不周也又○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豈可一器言哉 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馬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

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注於為仁之本言仁而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千百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賢之未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曰集注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之

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言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之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說之義詳且密也○愚案集義程子曰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爲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則不佞多言而尚口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既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常爲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諸說皆以不知其仁指佞者而言與朱子說異當詳之 ○子使漆

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攷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任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得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任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邪曰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唯見之不明也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其大不能矣卒然之問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何如哉然曰見大意則其細者容或有所未盡蓋曰理已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

孰爲賢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處超詣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易量也○南軒曰夫子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未能信蓋其胸中一豪有未盡不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後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南軒曰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或問

諸說有併與三子之才而不之取以為習業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何如曰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元祐議論志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用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值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以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豪私意便不是仁。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之如何問一知十知之資生知之也。問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或問云云曰胡氏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

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聞一知一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行去聲。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

也慾焉得剛

馬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振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拚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通志堂

子之未見也。根之。憇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憇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此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此章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無了這些子心，是甚地位。○又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校有睹當底是恕，無計校無睹當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為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乃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子貢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共聞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問：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集義尹氏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問云：云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了便休，更不去行處，著工夫。○南軒曰：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媾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

論語集注編卷三

五

通志堂

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者亦有邪曰行已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私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之如此安得短之此其為政不專於實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蓋指其一耳○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為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居

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

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

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了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

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

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

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或問本章之說

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閒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

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

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

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

二子乎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慾之累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如何以為未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諫紂見殺與讓國諫伐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五峯胡氏荅南軒書曰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己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舉一隅耳若內交要譽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二子之忠清而不得謂仁此難識也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今之大體庶幾可見乎又書反復來教似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文子之地案其行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又書曰示諭云云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為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後克己以終之聖門實學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學難到所以顏淵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為了也南軒嘗言學者要識仁之體得此一鞭如拔之九地之下升諸九天之上五峯真是善提策人○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母

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

子識之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責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或問云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耳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聖人之以義制利害之私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案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

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甯武子事見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及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武衛侯先期入甯武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其諸深室甯子職納索饋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前貨穀以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效未敢以為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閒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又何惡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遷怒相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宏裕也蓋其所為亦安夫天理之所當然而其習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閒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閒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庶幾可以識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

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于細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或問微生高乞醢之說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醢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若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之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可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將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自古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過而失於狡詐而已今樂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邪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必矣○問張子韶說乞醢不是不直曰此無他只是要人回互委曲以為直耳此鄉愿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為有纖豪之枉則害於直矣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著作攷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

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則禮已盡矣若又去上面添些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氣醜之義相似○南軒曰正是教人習以為常而未知為恥惟君子學以為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為恥焉觀此則丘明為人誠實可知言已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為得又可以味○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聖人與人為善其辭氣溫厚如此

志 盍音合○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

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

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

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車馬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閒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

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細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覺其為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內自訟則無一毫蓋覆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丁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以至於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

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

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

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言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或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南軒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若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敬簡堂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維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正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淵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之不貳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閒也若如韓子之言則心常有過直過閒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為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以不審而別之也○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鑑懸水止不貳過如冰解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云云曰此是顏子好學之效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顏子不貳過是謙於已者不使萌於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不再萌於心某疑張子之言尤更精密至於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先生曰萌作只是萌動蓋孔子直恁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說到精極處○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南軒曰怒之所以遷者以起怒於已故也起怒於已故溢於氣微於色發於辭橫於眉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就有能知怒之不當遷者方其怒甲也而視乙其辭氣終未能以遽化是皆起怒於已故耳君子非無怒也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與乎然則奚遷之有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為過之根不除也人每患不見其過就能見其過而過

止之其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閒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閒有所小懈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未形未嘗不知消而去之如日之銷冰無復餘跡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已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是為標的乎○黃氏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心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學而集注以○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為克已之功也

益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益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

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子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一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

論語集注卷三 十一 通志堂

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憲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其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南軒曰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憲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蓋取與辭受其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焉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雖賢於吝然未免為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雖賢於貪亦未免為有害於廉矣○黃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為惠原憲之辭粟不害其為廉自常人觀之皆善行也聖人處事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各適其宜又豈但可見其用財而已哉○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產子賤之例故爾蘇氏謂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

得之蓋以論語攷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言此其例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

久仁者心

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此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眾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那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氣味意象迥然別雖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邪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一隔便與仁相違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

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一蔽便不明塵垢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問不知其仁注云云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略閒斷若無些子閒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顏子一似主人常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即是主在內之日少即是客此即內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後面雖不大段著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未由也已真是著力不得又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即與理合而為一否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違之違如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生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豪私欲萌於中則違仁矣惟不遠而復者私欲不萌故其仁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熟也而不違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間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違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違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

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而在宅之外也此兩義者與集注少異姑存之以備參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

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

子其賢乎○或問謝氏之說粗厲威奮若不近聖賢○伯牛有疾子問之

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名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

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

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或

問命者何如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

至者也○南軒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於所為謹

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啓而至

而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夫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

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

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

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

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或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

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閒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恣地

使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何益只要實

用工○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的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

夫處便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

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亦在

其中矣○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原有此樂○問濂溪教程子尋

孔顏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

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顏子之樂是工夫到那裏○南軒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於克己則庶幾其得之耳○黃氏曰集注或問二說不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喜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樂者矣○案莊子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又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案顏曾二子樂道安貧大抵相似○冉求

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

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

焉則皆為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愚案此章乃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以從人無正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曰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衍義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而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子曰孟之反不

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南軒曰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

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或問云云曰何莫由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解之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

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南軒曰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為府史無亦寧為野人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知之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

一千〇卒一
 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所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耳。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為之耳。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之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哉。問有一豪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其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畲而象曰未富也蓋此意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或問鬼神者非祀典之正邪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以爲祀典之正邪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問敬鬼神而遠之

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鬼神亦當敬否曰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上筮卜龜此亦不免如藏文仲山節藻梲以。○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

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知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置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仁為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却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

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

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成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

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

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令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肯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約禮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考質雜記掇拾異聞以以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戒○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是致知約禮是踐履之實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於二事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存吾心固有之理○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之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之工夫愈密○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之類一著去理會若是約則只守一箇禮日用間合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南軒曰博學於文廣見聞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又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

以弗畔若顏子之博文約禮則又深乎是言蓋有輕重也○黃氏曰博是泛然取之以極其廣約是反而求之以極其要且如仁字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

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理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者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論其常性鮮有此德久矣夫子蓋深歎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或問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

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博施濟眾是無盡底地頭堯舜儘無下手處○仁通上下但克己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今人便以欲立欲達能近取譬則誤矣○問博施濟眾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為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如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能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一般推己及物曰然○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攤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謂分仁恕先生曰某之說即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無異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人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云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喜其說○南軒曰博施濟眾之義固大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

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眾之大而又語之以仁者公天下之理而無物我之私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眾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統矣

論語集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

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

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二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南軒曰默而識之言不假口說默識夫理之所當然也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不倦成已成物之無息也

論語集編卷四

通志堂

憂況學者乎○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問德之不脩曰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之不脩有穿○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盛德之至不勉而中也○黃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理與時偕行一弛一張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為之哉

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之間如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成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孔子自言不夢之之欠明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謂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岐之惑矣

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過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

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目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未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眾善總會處○德者得之於身也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又須是執守方得○志謂至誠懇惻念念不忘道者日用自然之理○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於外說得也好○這段先要就道上理會這是个生死路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篤意講學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此是接人也是講論也在此是思索也在此是把握不定一出入或東或西以夫子至聖猶且從志學上始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亦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知得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已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預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到游藝雖若非所急然亦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志於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已有可據底地位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

連許多德總攝貫串都括了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却又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都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之意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然後藝可游此說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等事皆吾之所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密

東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東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意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

子曰自行
如此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始不先自勉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

惟我與爾有是夫
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

惟我與爾有是夫
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

惟我與爾有是夫
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

惟我與爾有是夫
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

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須得更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知道之將行，將廢。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不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耶曾計較命如何？○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如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當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拯物之意，皇皇不吝，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老佛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皆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敬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

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才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南軒曰：夫子路自負其勇，不避禍害，故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為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謹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此乃行三軍之道也。○子曰：富若徒以暴虎馮河為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正以於我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所不必言者矣。○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通志堂

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此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〇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

也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〇為猶助也

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諾應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輒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〇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〇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嘗侍往問輒事不唯夫子未必答便答亦不能盡若

一問便止亦未見分明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倫蒯聵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天淵矣〇問

子貢欲知衛君何故問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彼非可知〇孔子論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

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〇案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

〇問蘇氏遺言之說果何據乎先生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似或有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

便有甚死難也消融了何怨之有〇南軒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皆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為蒯聵既得罪於先君

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思蒯聵父也孔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

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謂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於中乎夫子告子貢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

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符飯

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於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開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耳記此者列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南軒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非可以浮雲視○子曰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如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

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過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性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階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

有未易名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

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

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人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

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又敏求也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

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

通志堂

亂語人而不語神○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害治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雖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

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

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循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容○讀此章因云須要看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又曰此章眾人說得玄妙似禪不如程子說穩當○南軒曰道無乎不在聖人其何隱乎所謂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固亦皆具是理若能體之自進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豪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豪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為先忠信

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豪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為先忠信次後之說如何曰世上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說忠信與說未得且教讀漸漸歷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如何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南軒曰忠信本一事然忠則實諸已信則篤諸人在學者當以為兩事而交相勉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負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

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自有不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矣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但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

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常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說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常者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鳥能久乎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釋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夸大虛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常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常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與世皆虛浮之徒豈敢望其有常而得見之哉嘆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常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德而未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淳篤無惡之稱有常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常者力勉加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以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以約而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常乎未能有常况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言動無非天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由聞見而求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而益詳識焉而不已則其知豈不日新乎○愚案多見而識之一句二先生所釋不同以文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互鄉地名南齊以優善惑者疑夫于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夫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

問斯仁至矣云云曰昔者止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我

固有其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佳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

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若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

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南軒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

哉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聖取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歟○愚案聖人之言如元氣之運渾然無迹而春生秋殺默寓其中如對王孫賈媚竈之問答陽貨懷寶迷却之語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而及然優游詠詠涵浸而不已

則其所以轉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計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

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

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不與人同者至於躬行之君

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曉其文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績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此頗闕

之徒所以獨出於眾人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爾已矣公西華曰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

通志堂

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幸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

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矣

誅力執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禱五祀載於禮經孔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之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而非病者之所預聞也病而預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異可以見矣然此則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耳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為又必於其病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治非

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道參天地誠洞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程子曰眾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固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安不成有多少病在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略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日躋又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

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
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又案夫子之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此敬也曾子戰戰兢兢
兢兢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邇聖學之淵源者其必自顏曾始

泰伯第八

凡二十
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
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
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
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
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
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
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
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
之弊○南軒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

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
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為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
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君子篤於親則
無以節之則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也

民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與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

謹不蕙勇不亂直不綴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
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大音扶
○啓開

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
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
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程子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
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
尋常奉事而已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閒

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朱子語○或問以易箚為死生無變於已者奈何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佛老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禮為重乎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顏子沒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曾子有疾孟

敬子問之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

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

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改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箚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案程子曰曾子易箚之意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胡氏蓋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箚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箚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朱子曰明道之言簡約明白意趣深遠深得乎曾子未發之意尹氏之言溫厚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深謝氏之言發強剛毅有得於臨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鎮密有得於涵養持守之則學者合是三者而用力焉無使偏廢則日用之間動靜語嘿無非妙用而曾子之意程子之言亦不外是矣○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者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近信矣油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油養有素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子亦以為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辟面盎背不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暴是粗戾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急之過慢是

寬柔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議論有見得雖不甚差只是淺近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倍於理此是倍○曾子曰云云其要在正動出之時曰曾子工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耳○問云雖曰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耳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其○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事而非吾之常切留意者爾

實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程子曰此顏子之所以為大賢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師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於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極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氏說意蓋如此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意焉有愧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

也是豈顏子之心哉○曰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之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曾子之氣象亦善言○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問云云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却在節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我雖無欺孤之心却為他人所欺即是我不能受人之託受人百里之寄我雖無竊命之心却為他人所竊亦是我不能受人之寄矣徒能守節不能了事只是枉死濟得甚事如晉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拱手端坐無所作為之人邪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雖是事理當得方可若但有節無才亦喚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云此三句如霍光當得否曰霍光亦當得上二句如許后事大節已奪矣譬如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聖人言語渾然溫厚曾子便恁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顏子弘且毅孟子毅勝於○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須是硬脊漢方擔得○朱子曰弘須只是寬廣若只把做度量寬裕看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為是他人之言雖善亦不信如此微小何緣得弘須是凡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以弘能開闢却是作用○弘是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順來也著得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善他人說不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如何勝得重也○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之理試思量便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底人有一兩件事便著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任如無底之谷擲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包若小著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宜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發用處○曾子之學如孟子之勇不勇如何主張得住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和正其

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成於樂

禮以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之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案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增篪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音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為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始而不可闕焉者也

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知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與於詩吟咏性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鼓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又云與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南軒曰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情性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可踐之規矩學禮而後有所立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者鄙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

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溢容氣歉○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者鄙也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為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

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稌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

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南軒曰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之成實焉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則亦難得之矣蓋學者能用其力則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苟惟鹵莽滅裂歲月悠悠望其有成則亦難矣聖人斯言所以勉學者使之自強循循不已自有有所至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則又為求獲之私心矣○案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四者更相為用而不可一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

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素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南軒曰此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

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層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鬻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況於自足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是自足也

今日不爲而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而曰爲其大者是自恕也此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所由失者也○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子曰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言形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

吾無間然矣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

論語集編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五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罕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答問其言不勝其多而言仁猶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汎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心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此理

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

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

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

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所不在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外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臣與君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行禮當

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或問聖人從

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無何也曰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通用

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詩多以無為有無之稱毋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

記為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

不必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用於物不私一身也○問

云云先生曰須知四者之相與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

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

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

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耳○問意必固我

何以發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

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

以謂之無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

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南軒曰夫子之於

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所以見其無之甚也至於在學者而言

於四者必用功以克去○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

匡人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若禮樂制度之謂不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

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南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為已任

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大宰問於子

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疑辭大宰

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死也謙若不

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

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

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子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

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尹氏曰聖人之言一下集盡極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益矣若夫語上而移下語理

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南軒曰兩端者語近而遠者未嘗不其語卑而高者未嘗不存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

體之如何耳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

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曰

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

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為能有常而無失齊衰哀有喪也

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亦在是也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

通志堂

已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

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身已上來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云云曰此是顏子當初專討不著時節仰之然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透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又似在前及到著力趕上又却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教我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

裏此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著時事○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著力不得也○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著夫子不就此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一箇生熟顏子生些少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云云曰未到這裏須著力到這裏自是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思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著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之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南軒曰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黃氏曰此章高堅前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為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以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為難曉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常行之間者最為切實今竊

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
 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
 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
 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
 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
 竭其力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也○以
 上三章乃孔顏傳心要指愚案胡氏之說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

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

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聞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

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夫葬謂君臣之禮也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曰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

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
 其子路之謂乎○或問云云曰胡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
 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
 以深責乎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
 乎曰夫子儻至大故耳自所接有異必將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
 不以病而懼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
 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蓋有豪釐之差則流於欺○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吾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

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

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

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豪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問集註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耶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這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一較親切易見○問張思叔說此是無窮程子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私意計較所以做王道不成○因云舊曾作觀瀾閣詞有曰因

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塞不得滔滔地去○問程子曰其要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會如川流底意○問程子云自漢諸儒皆不識此義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却猶是佛老見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不做大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說話過了所以輸與他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今儒者多矣此說却是○范氏說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南軒曰此不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草木之微其生道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

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情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

及也

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

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南軒曰此顏子既沒

之後夫子稱之之辭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為幾矣然未進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

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

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曰養苗者不失其耘籽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

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懼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

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

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乎熟之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虛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

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

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

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

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而至

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

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而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悅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

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

求何用不臧

伎之跋反○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夫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

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

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此非不伎不求者不能然也蓋人惟自己而有物有物故有伎有己故有求不伎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為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意夫不伎不求非不善也而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為善矣學之無窮自不伎不求而勉焉以至於聖不可知其等級固自有次第也苟終身誦之不伎不求而止則亦不過於利仁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

子曰歲

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知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知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欲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問子罕知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為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箇道理應付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憂似未是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明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

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為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什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不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討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南軒曰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為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擇也以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之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義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第十

程子曰鄉黨形容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然如見聖人○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

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

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又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所記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入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辭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

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誾苦但反誾魚中反○此君未視朝時也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

躐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台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躐如也擯必刃反躐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

躐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擯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

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疾趨而進張趨進翼如也拱端好如鳥

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

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也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

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門人弟子亦必審觀而詳記之可謂善學者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

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通反○中門中於門也謂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闕常帳闈之間若出入處也闕門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

也○南軒曰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

者齊音咨○攝摠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執圭

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踏如

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

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踏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

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覲愉愉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

鄰國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

練服也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

領緣也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

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絢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

麀研矣反〇緇黑色羔裘

用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緇裘欲其相稱

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

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〇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狐貉之厚以

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〇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觸矜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

必殺之

殺去聲〇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襜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襜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

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古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〇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〇齊必沐浴浴竟即

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靈表一簡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〇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

所以交神故致祭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〇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膾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

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饁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饁之食音嗣饁於翼反餲鳥通反飪而甚反〇饁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味敗而色臭變也飪烹

謝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

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〇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

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

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棄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昨可少緩耳

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

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

亦無亂能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飲醵腹之於此遂絕○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逆禮縱欲敗德

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不戒也 ○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

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於鄉未出不敢

先既出不敢後 ○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

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 **問**

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謂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正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

當客禮也 ○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 **入大廟每事問** 出重 ○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無所歸不

得殯 ○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

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也。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

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見貌謂禮貌餘見前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雲重民數也。人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也。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變。服冠而坐。此一

節記孔子

容貌之變

變也。變者所以敬天之怒也。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變。服冠而坐。此一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內視也。禮曰：顧不則見於此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孔子升車之容。

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愚案賈誼賦云：鳳皇雨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顧細德之儉微兮遂矜繳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

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刑

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臭，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
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

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
猶言前輩

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
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
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
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
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聖人窮而在下禮樂固是從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
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
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
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
與從周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
嘗厄於陳蔡之
各義耳
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
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又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著潛心體道默契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云云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

已○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聞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入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韓詩外傳子騫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此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以上言事難事之親曾閔以孝並稱於聖門曾子之父皙亦幾難事者也鋤瓜誤傷而撻以大杖蓋可見矣而曾子援琴而鼓惟恐傷親之心也斯其所以為孝歟然孔子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之言尤人子所當知也伯奇亦類此韓文公履霜操曰兒罪當笞逐兒何為蓋得伯奇之心者張子西銘曰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其指猶深為人子者不幸而事難事之親則於大舜曾閔伯奇之事可不免而師之乎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

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回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

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

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

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淵死

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

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史記回年二十九駿○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

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

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

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朱子又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

受天所賦自然完具無欠闕須是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

安於分而無愧又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又曰事人須是誠敬事

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

鬼而事之則諂矣○問云云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人便都理會得

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至

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閔

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或問問問侃侃於

前篇之訓其已通乎曰問問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

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莫掩也。○案鄉黨注引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閭閻和悅而譁或問二字之訓不同說文為得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亦作閭閻說者以為得也。閭閻之為中正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蓋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說文之訓所衍行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爭執剛直為是而有此言也。侃字誤作衍爾。○朱張二先生閭侃之訓不同更當詳玩。○南軒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為之死之理始擇之不善也則不幾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人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以同日而語矣。○案史記仲由傳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適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輕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閉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釐殺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始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夫義豈有子之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仲由之死誠未為至當然其誤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又曰子路只見下一截不見上一截孔

悝之事他知是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當也。東坡嘗論及此矣。問是初仕衛時便不是否。曰然。○問子路之死是否。曰非是。輒如何。主豈可仕也。孔悝亦自是箇不好底人。子路但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問孔悝弟多仕於列國大夫是何如。曰當時仕進只有此一門舍此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當時仕孔悝時錯了。至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知有思量便不去仕。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

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南軒曰貨

財之府無故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案閔子言行見於論語惟四章合而觀之。凡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

顏淵與曾子。○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

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

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質不為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外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闡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外堂者則不亦有閒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

子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不及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不及愈猶勝也
 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其言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太禹而墨翟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者則其攷之不詳甚矣○愚案賢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夫子蓋泛言之非指子夏而言也○南軒曰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有過收斂則未免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猶不及過與不及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言行觀之其所為過與不及亦可

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鼓而攻之可也
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中亦可謂明達者矣乃為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為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故孔子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為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為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攷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削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子曰非吾徒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陵遲而不自知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志於學者亦鑒諸。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折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檀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

子朋友不以是非。子以我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氏曰。恃寵虐民非也。其二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閻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由前則未可

謂知為政之理由後則有言之化焉。豈其學力之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邪。○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

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實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師也辟。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由也嘍。嘍五且反。嘍粗俗也。傳稱嘍者謂俗論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氏曰。曾

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攷其淵源。乃自曾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未訥。信乎於仁為近

矣。○南軒曰。曾子之魯。其為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目曾子之辭。然必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屢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

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今

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人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閒。是頻復矣。方其

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南軒曰。不能

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蓋亦有淺深善人。○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占乎為色莊者

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通志堂

論語集注卷六

六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恐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或問顏回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問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以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當預行而先斷不可臨事而始謀也

○季子然

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

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能去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其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意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使之聞而懼也或曰此何必由求而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成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弑君父者多矣如荀或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遽微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衍義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母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則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畏敬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愚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

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任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於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為言蓋聖雖生知而亦

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責之深也○案范氏引學而後入政云云出左氏傳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子產之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財臥反與此章類類故附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反○率爾輕遽之貌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

者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曾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言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

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

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

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義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為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使活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

露相似他做把甚麼又引呂氏詩云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志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謝氏之說集注不取今附此○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閒漠然若無所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閒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謂此耳或曰曾皙曾中無一豪能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而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之志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欲隔了自看此理意思不見曾點却超然看破這意思○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與小者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豪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先生令門人說曾點之志明人以為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閒見得天理流行纔著一豪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不是不要著私意去安排這道理自是天生自然私意自著不得更待誰

去安排與聖人安老懷少信友湖底意思相似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云云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得見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先生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子形容道體儘有好處曾點見得又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恣地說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樂○問吾與點處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看其見到處直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得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皙曾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點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推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此一段唯上蔡見分曉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只去自己心性上見得箇本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如此為之而已○諸子皆有安排期必之意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閒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然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事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流上做工夫諸子底小他底大○曾點言志云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辭氣之閒明道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直指此而言

之也○嚴時亨問曾點一章夫子既語以居則曰不吾知也知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不與彼何也嘗因是而思之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己已立然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可使治賦求可使為宰亦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才之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縱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且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得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末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

了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只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案先生答歐陽希遜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若一向求曾點見解未有不流於釋老者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體察其力之所至而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點則又異乎是其鼓瑟含瑟之間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沂風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各得其所玩味辭氣溫平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為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安少懷之意也哲之志若此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掩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耳○黃氏曰觀夫子逝如斯之言欲無言之意是亦數曾點之意也又曰夫子以是與點矣獨不以此是教人何也曰夫子未嘗不以此是教門人也誨之以務內語之以求仁無非使之存此心之天理也又曰哲之不免為狂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亦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其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而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極功點之質甚高志甚大然深原沈潛醇實中正之意有未足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此所以不及乎顏曾也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

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日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

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案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閒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閒顛倒錯繆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理之至善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求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閒不能以豪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

張玉

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
 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
 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問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
 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
 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
 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閒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
 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
 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
 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
 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於聖人之域也然熟味
 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閒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
 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豪忽之閒耳學者
 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
 一點雪○克己如哲言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猷狁至于太原逐出境
 而已○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物欲
 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而視聽言動則耳目
 口體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減得一
 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了方佳○禮是自
 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那二分己私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問克己復禮疑要克己後便

己是仁不知其禮還又是一事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
 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如坐當如尸立如齋此禮也
 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箕踞而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
 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
 生曰便是當初說得太使了明道先生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了問
 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便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
 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
 仁告仲弓者止於邦家顏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
 其是禮便有準則有著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
 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
 以頓著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故非禮勿視說文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
 盡退工夫只在勿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才克去便能
 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
 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
 全體何嘗見有半體仁但克己復禮一句猶親切○問集注謂天下皆與其仁後
 却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
 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閒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謝氏說克己
 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
 皆須從頭克去○問程子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
 先生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漸漸

通志堂

消磨去令人須要簡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到得易處○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奈何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自過目自家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自過耳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然這處是難古人於此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動箴云云曰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克已復禮為仁是做這工夫到這地位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終有病○問或問中論克已銘之非如何曰克已之克未是對人物言呂與叔遂謂已既不立物相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使殊不知未是如此曰克已復禮與下文克已之目全不干涉此只似自修之事未道視外面在先生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言動下人甚事○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令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使神妙橫渠却云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上蔡便道惟其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才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游定夫以克已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

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之心也○為眾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鼻口四肢之欲或不能無害入仁而不仁者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習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已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也克已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愚案集注以天下歸仁為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為得體用之全克之又克之一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為得聖言之本指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案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集義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慾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朱子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行之與物為春胡世之人志已窮物惟已所便謂彼奚啻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羹于醢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斃○南軒曰出門云云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已所云云恕者為仁之方也凡人有欲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云云○案無怨之義二先生所指不同朱說前見南軒謂人已俱無所怨其味猶長此章兼言敬恕○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為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夫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

也。詎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不為仁之方。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不外是矣。

得無詘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聞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只看說話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語。○謹言語不安發即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詘學仁者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詘。○司馬

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

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

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南軒曰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其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撓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何益哉。○司馬牛憂曰人皆

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富貴在天非我所與

如有為之主宰然。○南軒曰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已。○集義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開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契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程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遠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案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

發於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

曰浸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

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潛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潛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無兵而守固矣。不離叛也。○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

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棘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

其失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鞞反○鞞

言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答林放之問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邪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盡非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所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至於棄禮蔑德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病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子貢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中也哉○哀公問

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

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

畝又遂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子

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當世有是名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本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為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德辨惑修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須也○愚案欲生欲死必有所為而言所以後子張之失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

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

之有素也○尹氏曰小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不留諾

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

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必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曰君子克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此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相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畔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做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如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入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風必偃

焉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做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如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入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音去聲○內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

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

外者也。○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色取仁而行，達正是指子張病痛處。○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是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為學，須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居之不疑，只是粗謾將去。○此意大意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實與直是兩件，實是朴實，直是無偏曲。○南軒曰：聖人論達，蓋為已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意，則其心外馳矣。色取仁者，其色則有取於仁，其行則違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豪萌於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庶乎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終為不仁而已矣。○又曰：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其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南軒曰：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愚案：范氏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注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

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過反。○遲之事又未達，所以

子夏曰：富哉言乎！

數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

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智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而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王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

問云云曰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期而樂於聽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從之謂也

輔仁則德日進。○南軒曰：朋友講習與夫隔以威儀，莫非文也。為仁固由已，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多矣。

論語集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六

三

通志堂
印順

